

ZHONGGUO XIANDAI

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

ENXUE YANJIU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

3

1 9 9 6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版式设计：徐建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九六年 第三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8号

邮编：100081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印张 218 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300册

ISSN 1003—0263

刊号：CN 11—2589/I 定价：9.0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996年第3期(总第68期)

目 录

●茅盾诞辰百周年纪念●

“茅盾传统”：值得深入讨论的历史命题

- 对深化茅盾研究的一点思考 王嘉良 (1)
茅盾内在的文化矛盾 曹万生 (15)
论《虹》
——试探茅盾作品的“非写实”因素 [日]是永 骏 (24)
上海：媒介与语境 [日]铃木将久著
——读《子夜》 李家平 译 (39)
秦弓校
在茅盾研究的边缘 [香港]黄继持 (60)

●文学史研究●

写史偏多言外意

- 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看中国
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 罗 岗 (67)
父亲雕像的倾斜与颓败
——谈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亵渎父亲”母题 贾植芳 王同坤 (91)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族形式论争”研究 [韩]金会峻(97)

●笔 谈 ●

女权/女性主义

- 重估现代性的基本视角 刘慧英(119)
错位的对接

——漫谈中国文学现代化 宋剑华(125)

●河南大学中文系推荐论文●

“颓加荡”的耽迷：

- 十里洋场上的艺术狂欢者 解志熙(134)
从《新青年》到《新潮》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 沈卫威(163)
虽希求光明 却惧怕血腥

- 林语堂“转向”原委辨析 杜运通(179)
论苏金伞的诗歌语言及其诗意图生成机制 张俊山(194)

●作家作品研究 ●

重读《伤逝》 周伟鸿(210)

文化的“混血儿”

——陶晶孙与日本 [日]滨田麻矢(220)

●“海派”文学研究 ●



重读张爱玲《金锁记》 邵迎建(229)

试论海派小品的多重文化意识 景秀明 (245)

● 纪念俞元桂先生 ●

只求实证写心声

——俞元桂先生的治学风范 汪文顶 (258)

● 资料和资料研究 ●

徐树铮与新文化运动

——读书札记二则 陈思和 (264)
《七月文丛》全目考略 朱金顺 (280)
《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补正 陈学勇 (285)

● 书 评 ●

新视角的独特魅力

——简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 胡善顺 (290)
解放区文学研究的“新的添加”

——读《迟到的探询》 张先飞 (29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开拓

——读《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 秦 川 (299)
“文化”“文学”双重意识的直面渗透

——评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席 扬 (304)

● 新 书 林 ●

《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作品选》(竹寺, 193)

● 动 态 ●

走向成熟 走向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讨论会综述（李今，310）

1995年7—9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317)

编后记 (327)

Contents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Birth of Mao Dun

- "The tradition of Mao Dun": a historical topic worth further exploration — a reflection on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Mao Dun Wang Jialiang
Mao Dun's built-in cultural conflicts Cao Wansheng
Rainbow—a tentative analysis on the "fictional" aspects' in Mao Dun's works (Japan) Korenaga shun
Shanghai: medium and context—one reading of Midnight (Japan) Suzuki Masahisa
..... translated by Li jiaping
Proofread by Zhang Zhongliang
On the border of the research on Mao Dun (Hongkong)
Huang Jichi

Review On Literary History

- More than literary history—the building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flected in The Origin of New Literature in China by Zhou Zuoren Luo Guang
The downfall and corruption of paternal idol—on the motif of "blasphemy of father" in the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Jia Zhifang & Wang Tongkun
"Arguments on national for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Korea)Kin Hre-joon

Pen Conversations

- Feminism—a basic perspective on re-evaluation of modernity Liu Huiying
Rectification of mismatch—some thought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Song Jianhua

Articles Recommended by the Chinese Dept., Henan University

- Indulgence of decadence and dissolution: an artistic reveler artist in colonial Shanghai.....Xie Zhixi
From New Youth to New Torrent—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hen Weiwei
Fear of bloodshed in Spite of hope for bright future—an analysis On the cause of Lin Yutang's change of stand.....Du Yuntong
On Su Jinsan's poetic language and meaning-production mechanismZhang Junshan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 Re-reading ShangshiZhou Weihong
Cultural half-breed—Tao Jingsun and Japan.....
.....(Japan)Hamada Asao

Studies on Shanghai Literature

- Re-reading Golden Lock by Zhang Ailing..... Shao Yingjian
A discussion on the multi-cultural conscience in the essays in Shanghai schoolJing Xiuming

In Memory of Yu Yuangui

- Voice from the heart in search of nothing but empirical evidences—model research method of Yu Yuangui..... Wang Wending

Reference Materials

- Xu Shuzheng and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two book reviewsChen Si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mplete edition of July ForumZhu Jinshun

Amendment to The Chronology of Zhao Qingge's Literary Life
..... Chen Xuejong

Book Review

- Unique attraction of a new vision--on The Culture of Black Soil and Northeast Writers Hu Shanshun
New addition to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liberated area--a comment on The Late Enquiry Zhang Xianfei
New exploration in the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ading Explaining the Sichuan Culture through Modern Sichuan Literature Qin Chuan
Front infiltration of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nscience--a comment on The School of Potato and the Culture of Sanjin by Zhu Xiaojin Xi Yang

New Books

A Col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Literature

Trends

- Toward Maturity and classicality--a summary of the 2nd meeting of the 7th council conference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 Jin

A list of research paper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July to September, 1995.

Afterword

“茅盾传统”：值得深入讨论的历史命题

——对深化茅盾研究的一点思考

王 嘉 良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对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固有结论的冲击，莫过于对茅盾的评价。被誉为“一代文豪”、“小说大师”的茅盾，已在重读文学名著、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受到严峻的诘难，而随着对“茅盾传统”、“茅盾现象”的重新评价，则已将此种诘难衍化为一种对文学史现象的批评。这一切几乎都是瞬息之间的事情。以往对茅盾的深情眷顾，仿佛已转眼间化为错许的姻缘，这的确令许多钟情于茅盾的茅盾研究者感到困惑、不安以至于有些沮丧。

然而，在我看来，事情既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如人们所忧虑的那般糟糕。不能设想，一个历经时序变易岁月淘洗而充分显示了自身价值的作家，竟会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也不能设想，许多跨越时代、阶级、国界的研 究者对茅盾的热情赞许，原来都一窝蜂陷入了一片迷茫无知之中。历史的淘汰法则诚然是严峻的，但历史淘汰的是该淘汰的东西。对茅盾也可作如是观。返观前段某些趋于极端的评论，使我更坚信了这一看法。一种情绪化的以简单的“裁决”一笔抹煞茅盾的文章，便暴露了此类评论的中气不足。例如某些“重读《子夜》”的文章，耸人听闻地断言《子夜》并非“名作”，而是一部有“重大艺术缺陷”的作品，并由此推导出茅盾注定要陷入“残酷的悲剧现实”中的可怕结论^①。然而细究某些赖以“重评”的依据，却不过是重复并夸大了茅盾自己对作品也不甚满意的几点意见（诸如第四章的“半肢瘫痪”，描写

了不熟悉的工人生活等),以及朱自清先生等前辈作家指出过的《子夜》艺术上的某些不足(而朱先生对《子夜》总体上是肯定的),甚至还包括引申当年同茅盾站在对立立场上的韩侍桁的带有明显偏见的自相矛盾的评论。但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哪怕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要从中找出几处缺陷并不困难。茅盾本人和评论者都没有说过,《子夜》是完美无缺的,它不可以批评。问题是,以偏概全、一举推倒一部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学巨著的做法毕竟不足取。

足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对于茅盾及其创作作认真反思的研究。我认为,认真的反思,包括观点并不被普遍认同的探索性反思,大抵采用新的文学观念从新的角度切入,对茅盾的创作作了新的意义阐释,尽管也含有明显的批评意味,有的措辞还颇尖锐,但不一定都是逆耳之论,倒是能引发我们对茅盾作深层次思考,因此也不必把所有的重评重估都看得非常糟糕。事实上,反思触及了以往研究中的弊端,反思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因为无庸讳言的事实是,以往的茅盾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的确也存在着评论的误区。其中突出的表征,是对“茅盾本体”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所在缺乏切中肯綮的分析与论证。茅盾是一个生动的“个体”,茅盾及其创作的价值是在一个特定的价值系统范围内。当以往“历史性的评价”作为一种先验判断规范着茅盾研究时,研究只成为对“规范”的一种诠释或验证,“个体”的生动性就无从体现;尤其是当“规范”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价值评判标准时,茅盾的成就也就无所不包,这显然不符合实际。许多人与其说是对茅盾的评价过高产生反感,倒不如说是对评价“失实”不敢苟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研究者的探索是有益的,例如,提出鲁迅小说和茅盾小说分别代表两种不同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两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取得不同的成就;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鲁迅传统”与“茅盾传统”两个传统,且呈示出后者对前者的转化、递进乃至分离、

叛逆的趋向等，便都是饶有兴味的话题。此类研究，不是做简单的肯定否定文章，而是努力从独特性上揭示不同作家的创作特征与价值，并将此上升为文学史现象研究，是有助于茅盾研究的拓展与深化的。诚然，对像茅盾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影响殊为深远的作家，并不是一次性探索便可穷其奥秘，更何况，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就会有不同的茅盾观，对茅盾整体形象的理解及其对文学成就的估价也会有所差别。因此，肯定对茅盾反思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反思意见是不可以继续讨论的。如果茅盾是经不起反思的，则你怎样“捍卫”他都无济于事；倘若结论并非如此，那么顺着反思的路走下去，我们的研究将进一步逼近茅盾，对茅盾价值意义的认识也必会有所深化。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对“茅盾传统”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的确涉及到了“茅盾现象”的特殊性及对其作整体性评价，同时也涉及一种文学史现象的研究。

“茅盾传统”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精神并由此及于一种文学史现象的概括，并不是近年来的事情。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已涉及到“茅盾传统”问题的阐述，更早的还可追溯到四十多年前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评论。冯雪峰不但精辟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分别由鲁迅与茅盾各自开辟了一种传统”，而且还明确地提出我国的现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个“茅盾模式”的命题^②。不必引证普实克、冯雪峰等理论家在谈到“茅盾传统”时的倾注热情的评论，单是“茅盾传统”或“茅盾模式”一再为理论家们所称引，就足以证明它的确从一个特定视角归纳了茅盾创作的特征，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所在。试想，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够代表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能够长时期起作用，不但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而且还能够对后世的文学产生潜在的深刻的影响，还不能说明其有无可漠视的意义吗？

这样的理解是不错的。但仅限于此，又未免过于简单，因为“茅盾传统”有其特指的意义范畴，其价值指向也有特定的范围。当“茅盾传统”被当作文学史现象看待时，它通常是指坚持文学的社会价值取向，注重文学对现实人生的积极参与，包括注重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政治要求那样一种创作传统。以价值观论之，这种重视社会价值取向的文学价值观在多种文学观念并存的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格局中，并不是作家的唯一选择，甚至也不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当今天以文学的“本体意义”作为衡量创作的主要价值时，这种有着过重社会负担的文学创作势必显示出局限性。有的研究者对“茅盾传统”评价偏低，大抵本因于此。但我以为，“当代文学观念”排斥文学的社会性因素是否属不争之论仍然值得讨论，而对一种文学历史现象（一个作家的创作或一种文学传统）进行价值评判，更应有一种历史主义态度。因为今天的文学眼光是一回事，历史又是一回事——尤其是当历史的重心向着某种文学价值观念倾斜的时候。我比较看重“茅盾传统”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它在历史的规定情境中始终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以茅盾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起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作用，恰恰显示出处于文学主流地位的价值意义。

这里便有一个对“茅盾传统”的价值定位问题。当我们对各种文学价值观作出重新评判时，很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哪一种价值观处于现代中国历史的中心？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与社会思潮紧密联系的现代文学思潮，受制于急剧变动的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关系，文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始终居于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这里所显示的正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本世纪初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蜂起，将淡化社会意识、侧重自我表现举为时尚的创作风气有所不同，我国的现代作家是特别重视文学的历史使命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倒是与社会现实拉开距离，鼓吹非功利观念的所谓“纯”文学创作，却没有形成

很大的气候。这可以从作家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要求两个方面找到成因。于是，文学对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便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而且此种精神还随着社会革命的不断深入而日趋强化。明乎此，我们当不难认定：以茅盾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价值取向的文学观，在当时是被普遍认同的一种文学观念，它毫无疑义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位置；而且，正是“茅盾传统”不断给中国主流文学的发展以深刻的作用力，推动着整个现代文学潮流的发展，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定位便是不待论证的。对此，日本学者丸山升也有过精辟分析。他认为：“与人生——社会紧邻这一性质赋予中国现代文学以最大特色，即中国与中国的文学家所处的严酷环境赋予了中国文学以这样的特色，我觉得这一特色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③。这位学者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性“特色”，将其上升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层面上认识，注意到的也就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种“独特之处”显示了这一类文学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即以自己的“特色”参与世界文学的价值。

由此看来，在评价“茅盾传统”时，着眼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展的“特色”而估量其独有的历史价值，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对于“特色”的自觉认同与选择，恰恰显示出作家顺应历史潮流、遵循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自觉精神。因为文学进行“社会选择”，并没有一个强人所难的问题，完全是出诸作家的一片至诚。30年代中期，茅盾在回答沈从文对文学社会倾向的批评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概在炯之先生（即沈从文）看来，作家们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文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设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

不可恕”。^④ 我觉得这段话说得语重心长。论艺术才华，茅盾并不在沈从文之下，他的博古通今的文学修养是人们公认的；论对近代中外文艺思潮的洞悉，更是很少有人能同茅盾比肩的，他在20年代初即专门从事文学评论与研究，对各种文艺思潮作过一番“穷本溯源”的探索与思考，还曾一度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生过浓厚兴趣。然而，茅盾最终还是放弃了他曾推崇过的“新浪漫主义”，选择了侧重于表现“社会”的现实主义。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取决于那种自觉地要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够如此自觉地服从社会要求，能如此紧密地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同文学的社会价值判断相关联，是对“茅盾传统”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时代内涵、阶级内涵的创作精神所蕴含的独特意义的理解。“茅盾传统”的另一个特指性，是它的时代性：即茅盾通常是作为“30年代文学”的领衔人物而被评说，其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就带上了那一个时代文学的鲜明特质，这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传统恰恰形成一个对照。有的研究者在论述“茅盾传统”时，常常将它同“鲁迅传统”作比较揭示其独特性，并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从“鲁迅传统”向“茅盾传统”转化的问题。这无疑是很有识见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五四文学”所体现的“个人性”及其以“人的解放”作为文学的基本主题，同“30年代文学”明显强化了“群体性”以及文学主题逐渐由人的解放向着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转化，两者的差异的确是明显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转化？当“五四文学”发挥主体创造精神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日渐为研究者们所看重，从而使得承负过重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任务的“30年代文学”“相形见绌”的时候，同时也由于比较是在同鲁迅之间展开的，在鲁迅这个巨大形象的强烈光照下，“茅盾传

统”似乎又一次失去了应有的光泽。如果是这样看问题，又不免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我看来，“鲁迅传统”向“茅盾传统”的转化，既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化，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所谓历史性转化，是指转化是切合“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当“五四文学”集中反映的个性解放要求已不能适应30年代日趋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新形势，阶级解放、民族解放要求已被置于十分重要地位时，转化是势所必然。事实上，这转化在当时也是一股不可阻遏的文学潮流。最典型的例证是创造社的“转向”。创造社作家从20年代初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到20年代末一个转身而变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那时确乎很难为人所理解。然而鲁迅却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转化“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⑤。其实何止创造社，甚至连鲁迅也是逐渐实现了这种转化的。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鲁迅的文学观明显强化了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他那种坚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鲜明政治倾向性，那种把杂文当作“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参与现实斗争的巨大热情，同茅盾实在并无二致。特别是，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两面旗帜，鲁迅和茅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同各种文艺思潮的论争大抵取同一步调，在文学观念上显示出基本一致的趋向，这时候就很难说还有“鲁迅传统”与“茅盾传统”之分了。这里显示的同样是文学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说明，论述鲁迅和茅盾为代表的两个传统，应是有限度的，倘若使之绝对化又加以扬此抑彼，就没有充足说服力了。

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指转化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并非仅仅是一种转折，当然更不是一种“逆转”。“30年代文学”同“五四文学”相比，有不同的精神指向，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无论怎样说，“30年代文学”蕴有的阔大气势、厚重力度、对于生活的充足表现力以及文体的相对成熟与多样化等等，较之“五四文学”都是重大